



刘大先 著

无情世界的感情

≡ 电影记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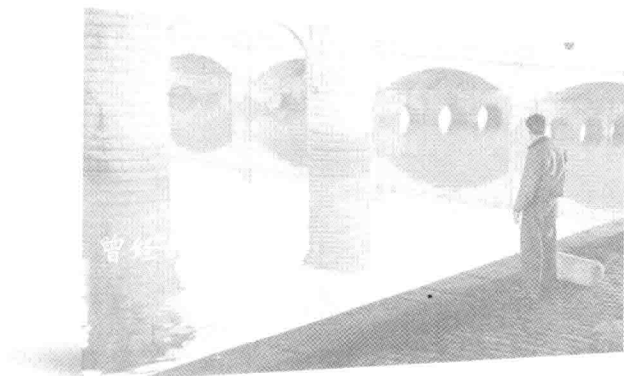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刘大先 著

无情世界的感情

III 电影记忆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 / 刘大先著. —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336-7777-0

I. ①无… II. ①刘… III. ①电影评论—文集 IV. ①J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7781号

书 名:无情世界的感情:电影记忆

WUQING SHIJIE DE GANQING:DIANYING JIYI

作者:刘大先

出 版 人:郑 可

责任编辑:王竞芬

责任印制:何惠菊

装帧设计:吴亢宗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邮编:230601)

营销部电话:(0551)63683013,63683015

排 版: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创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551)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650×960 1/16

印张:24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777-0

定价: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1	序：漫长的青春期
8	绝望的纯真永垂不朽
23	侠与武的死亡与复活
36	德拉库拉的幽灵：吸血鬼电影的前世今生
50	那些钢珠一样的欲望
59	神灵独断之后的人
65	和陌生人说话
72	无情世界的感情
78	美国梦的破灭：纯真与孤独的丧失
88	第四个故事
95	最初与最后的爱
100	老男孩的逃离和回归
115	相爱后动物感伤
124	最最遥远的路
130	一个人跳舞

135	我们都是热爱游戏的孩子
141	屌丝传说
151	最后的寓言
160	成长的代价
165	现代性与情感分裂
175	亲情与流散
182	两个人的战争
187	伦理的神
192	看《色戒》的几种方式
199	死于荒野
206	僭越为魔
211	情感的神话
219	旧偶像的新生活
236	新时代的样板戏
246	华丽与空虚
253	想象白鹿原
262	民粹英雄的崛起
270	作为媒介内容的戏剧
274	坐直了,吃你够得着的东西
281	理解世界的限度
290	小众的流行: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美剧
315	故乡·异乡·在路上

334	回望可可西里
346	无穷无尽的现实
355	租妻社会学
367	致我们这个远离青春的时代
372	鸡贼成功学
377	后记

序：漫长的青春期

有个在外企做 P. R. 的朋友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工作那么忙，常常加班到深夜，但只要一有时间就分秒必争地玩，去夜店蹦迪，在酒吧喝酒，到外地旅行，听音乐会，看话剧，攀岩，滑冰，游泳、采摘……我都替她累得慌，换作我肯定会埋头在家补觉。

本来 2012 年冬天我们约好去黑龙江的北极村雪地里撒点儿野，我有事不能去，她就自己跑去印度兜了一圈。我跟她说，终于见识到“85 后”娱乐至死的精神了，如果我要是研究当代文化史，可以创造出一个名词，称之为“玩乐的一代”。不过，这个学文化研究出身的怪咖说像她这样舍生忘死地寻欢作乐的还是少数，她的绝大部分同学都是毕业之后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然后，我们得出一致的结论，这是文艺青年特有的“漫长的青春期”。

“文艺青年”尽管也经常被打趣讥诮，好在还没有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被污名化，而青春期之所以漫长，倒可能正是表明心灵的敏感度还没有在逐渐琐碎烦冗起来的生活中被磨损殆尽。这其实是优点。一般在公众文化想象中，20 世纪 80 年代充满了文艺气质，其实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文艺青年。在某种意义上，1976 至 1985 年间出生的大致可以算是一代，之所以这样说并不尽然出自政治事件和历史叙述的断代，而是因为这一代人在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化观念的时候，正是影视兴起并逐步取代文学在影响大众世界观形成上起重大作用的时候，而互网络和 3G 技术还没有像今天这么发达。影像构成了这一代人很重要的文化记忆，所以不讳简陋的话，这一代人大约可以称之为“影像的一代”。

在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整理电脑中的文档，居然看到一篇十多年前给西安《电影画刊》写的一期“卷首语”：

也许是个性的原因吧，总是在一些特定的氛围中产生无端的忧郁。比如，在江南飘雪的黄昏、在西风残照里看到枫叶的滑落、在黑夜无声中闻到某种久远的气味……这些东西，倒是很迎合日本人“物哀”的传统，仿佛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里所记载的那些高雅的、富于韵味的事情。

曾经看过一部日本电影《枕边禁书》，女主角是曾经的中国女星邬君梅。我是喜欢这类日本文艺片里的那种寂寞与从容的风度的，还有对于性的自然态度、画面的唯美，尽管知道那不过是烟花般的

谎言,但是仍然会深深地沉浸在那样的内敛、纯净、安详的幻梦里。

比如盐井俊二的《情书》,那是我上大三的时候,一个新闻系的女孩子请我看的。我们平时天天在一起看书,准备考研,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女孩子,和我像兄弟一样。她说,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看电影的时候,她反常的安静,居然有些淑女的样子。后来,我想可能是她是喜欢我的。但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没有考上硕士,去了一家报社,就没有再联系了。到现在,她的模样渐渐都快记不清了。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也许这样最好,让一切都停留在欲言又止,那些克制的、沉淀下来的情感,往往更具有人生无奈而又淡然的况味。

另一个让我难以忘怀的经历是在本科毕业前夕,我和另一个女孩看《星愿》。那时候,我已经和她交往了一段时间,当然还没有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看到任贤齐和张柏芝最后一起看流星雨(片中称那是“天空的眼泪”)时,她静静地哭了。事实上,我们当时都知道彼此心里都决定分手了。我们在一起就是学习、从事学生会的工作、考研、求职……到最后分手时才发现两个人连一次单独在一起看电影的机会都没有,难怪要分手!我们处心积虑,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到头来还是风流云散。现在想来,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而我们当时都想得太多,过早地失去了简单纯粹的那一种快乐与美丽。结果,我们失掉的却是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实际上,在我们一去不返的青春里,即使是有一场宛如天空的眼泪一样的爱情也是弥足珍贵

的,纵然时光流逝使它褪色,还是会留下隐约的轨迹,在无人知晓的暗夜、在我们的心里熠熠发光。

其实,我很想做《燃情岁月》里的布拉德·彼特演的西部牛仔特里斯坦,肆无忌惮、狂放不羁地释放生命;或者如同《屋顶上的轻骑兵》中的那个英俊的意大利上校安吉罗,为了理想奔波,雄心勃勃而又富于温情;但是,却永远只能像《云中漫步》里的退伍兵保罗·萨顿,被动、缄默、含蓄和害羞。这注定了我要忍受寂寞。当我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周末,在学校影院劣质音箱的滋滋声里,《出租汽车司机》罗伯特·德尼罗的孤独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房。我在影片阴郁的色调和缓慢的叙事中,几乎要痛哭。看完之后,我一个人踱步到后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江山日已晚,衣带日已缓。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

渐渐的,大概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岁月如歌的行板漂白了少年躁动、压抑的心性。我仍然会为《武士》、《猜火车》这样的片子热血沸腾或绝望失落,但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影碟机前默默地观看《爱的空间》或《触不着的恋人》,感受它们的寂寞和云淡风轻。

现在看这些文字,20岁刚出头的时候够矫情的,不过倒也说明这些年究竟长进了一些。“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时过境迁,心境也不一样了,郁郁葱葱的生命力却也不曾减少。回首这些年看过的电影,记忆最深的其实还是那些投射

了自己内心的形象,比如《不一样的天空》中约翰尼·德普扮演的吉尔伯特,那个上有行动不便的母亲、下有需要自己罩着的弟弟的大哥,自己有梦想、有欲望,但更多时候只能委曲求全,默默承受。如今我算是正襟危坐的“以学术为志业”了,走过大地上无数角落,考察过各地的国情民俗,写过许多充满行业术语的文章,内在的一些青春气息终究奄奄尚存。前两天夜里偶尔看《万箭穿心》,忽然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人生就是一个无法自主的混沌旅程,凭着坚强的心劲苦苦拼搏,不知不觉就过了半辈子,也许未必尽如己意,也谈不上多么失魂落魄,就是站定脚跟,努力往前走,带着气若游丝却终究不灭的青春的力道。

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陈文忠先生曾说,写学术论文不必过于文采华丽,质木无文倒可以避免辞章对于思想的喧宾夺主。我深以为然,不过后来我在学术圈也见到许多异化了的人和事,看了许多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文章,想想还是文质彬彬才能赏心悦目,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这本书是以电影为书写的对象,当然电影也是生活方式的一种。通过这些影像的记忆,我希望将沉潜细腻的情感、高尚博大的思考、清洁坚韧的精神与不懈探索的心灵结合在一起,它们就如同寒夜旷野中的星星之火,让我在日益感受到的冷漠世界里仍然充满永不磨灭的希望。2011年的冬天,从纽约、台北到珠海凤凰山中度过的潮湿阴寒的冬天,我经历了一个“通过仪式”,标志着青春期的终结。回首书中历年来断断续续写下的电影文字,就如同对过往的一次祭奠。

题目取作“无情世界的感情”,显然来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不过我并不专指马克思所要讨论的某种制度性宗教,那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所说的就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感情,它们在东西方都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与思想谱系:从儒家的仁爱情性传统,宋明理学与心学关于“天理”与“人欲”的争执,中晚明以降的“情本主义”思潮,刘宗周(1578—1645)、黄宗羲(1610—1695)为代表的“即情即性”哲学和以汤显祖(1550—1616)、傅山(1607—1684)为代表的“至情至诚”文学艺术,再到李海燕所谓“心的革命”的现代中国情感发明……从柏拉图的爱欲说到基尔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 1813—1855)、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齐美尔(Simmel Georg, 1858—1918)、舍勒(Max Scheler, 1874—1928)、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3)、巴迪欧(Alain Badiou)都论述过的主题,不仅仅有爱有恨,也有愤怒、羡慕和嫉妒。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探讨的情感具有近代情感转型的代表性——他们将其从市民式的人文主义转化为规范化的资本主义生活规则,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们使内化的情感具有普适性,美学也就是感性学(Aesthetics)便是直接从情感入手进入哲理性认知,而到现实主义那里则日常化了。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激情与利益的解读,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所说的“情感结构”强调共同体的传统,再到晚近人类学所谓的“情感转向”(Affect Turn)从人类学角度提出的新见……这些先辈的思考构

成了本书写作的前文本,我想要表明的是外部文化和内在心理的折冲,尤其是那些体现在本书讨论的电影以及讨论者本人身上的复杂纠葛。它们于个体于文化都可以说是青春期的残留物,也许会成为化石。

生理上的“青春期”当然是现代医疗科学的发明,而心理上的青春期的持存,倒未必是坏事,它让我们对世界葆有好奇、敏感、柔情和信念。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生活给人们太多的苦难,而如同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所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这三种激情,就像飓风一样,在深深的苦海上,肆意地把我吹来吹去,吹到濒临绝望的边缘。”我已经学会在漫长的青春期中与生活协商,妥协但是并不委屈,而背负起记忆和梦想,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转变为夜色中荧荧的光芒,在寻找和宽容中从容走过。

绝望的纯真永垂不朽

有一天夜里睡不着，躺在床上静静地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之前这个台湾小清新电影虽然没有在大陆公映，网上的疯传已经让它获得了热闹的评议。我一直没有看，是因为对这样的青春恋情题材没有兴趣。那些年，我在一所乡镇中学和同学们一起在玩乐斗殴、准备高考，对女孩感兴趣的话，也不会那么含蓄委婉。我想，这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没有《十三棵泡桐》（吕乐，2006）里的那些极端行为，也没有《蓝色大门》（易智言，2002）中的同性恋，更没有《挪威的森林》（陈英雄，2010）里那些不着边际的怪诞。我们不是二货青年，也不是文艺青年，我们只是普通青年，有着平常的青春。

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
女孩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让无数人重温那白衣飘飘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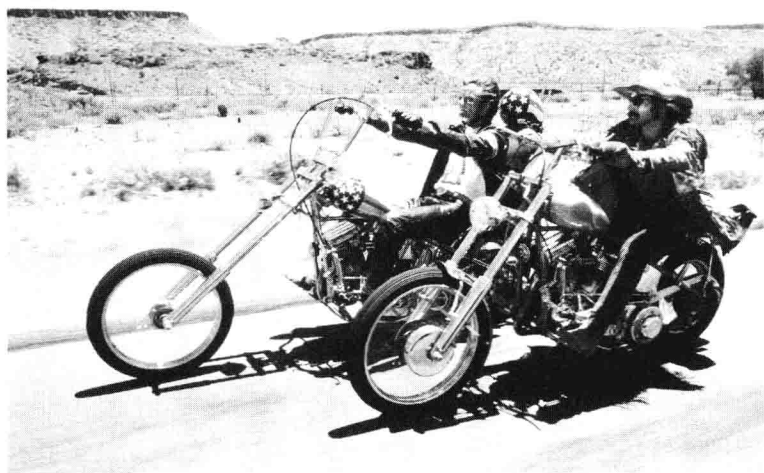
看完片子，我感觉它像其他类似的青春片，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谈不上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它甚至都不反思或者营造某种成长叙事式的话语，只是靠群体性的想象记忆博得观影者的情感投射而获得成功。从个人体验来说，我居然有些瞬间的感动。这种体验促使我反省自己的内心，是什么让一个理性成熟的男人被显然幼稚、空洞的幻影所打动。秘密难道是在于，制作这个文化产品的人本身和我是同龄人，而这部作品是处于后青春期男人的青春怀旧？

有关青春的叙事由来已久，古典时代是作为成年的雏形，启蒙时代是作为蓬勃欲发的生长期，都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初时候的成长仪式，其宗教的内涵与生理和心理类比的思维脉络大致相去不远。近现代以来的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将“青春”重新赋予意义，同社会和政治整体联结起来而神话化了。就中国而言，五四时代是颂扬青春的高涨期，此前的

青年被塑造成父权制压抑下不得张扬的活力。在新文化的代言人那里，青春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功利性价值，如李大钊所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应当“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考察当下青春叙事的话语源流，自然可以追溯到这个早期的宏大命题——它设立的个性解放、反抗压制、恋爱自由、性别平等主题，成为此后青春叙事屡屡掘取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起点。从《青春之歌》这样的“家国——个人”同构，向更集中于个体内部探索的转变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后期。从更广的范围看，这是 1968 年世界范围内青春革命的后果。

1968 年蔓延全球的革命，无论从社会运动还是从文化话语来说，都是青春的临界点，青春的残酷与纯真的纠结，之后迅速走向世故和成熟。残酷侧重反叛的行动，纯真关注洁净的质地，两者从来都是血脉相连、无法分割的，但侧重点的不同在 60 年来的文化症候中确实此消彼长。影像艺术将生物学上的荷尔蒙的释放类比于社会文化的激进运动，从 1955 年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的《无因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到新浪潮主将特吕弗(*Fran cois Truffaut*)的《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 1959)，从大岛渚惊世骇俗的《残酷青春物语》(1960)再到浮世绘 20 世纪 60 年代迷惘与在路上状态的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逍遥骑士》(*Easy Rider*, 1969)，横贯欧美东亚，构成了叛逆



《逍遥骑士》剧照，死于路上的嬉皮士

青春的全球性网络，尽管文化和背景各有差异，精神状态上对于既定体制和权力的反抗却是一脉相承的。

遍布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无因的反叛”被文化学者程巍解释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和社会主义“左派”之间政治和经济领域里业已结束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和生活方式领域里的继续。历史似乎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再次陷入新一轮的吊诡：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貌似反抗他们的资产阶级父辈，实际上却在无意中从贵族阶级那里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又在工人阶级那里赢得了道德上的自足感——他们懵懂的、无目的而合目的性的叛逆反而完成了他们父辈没有完成的资本主义革命。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进入成年期，他们各就各位，日益回归到欣欣向荣的新兴资本主义在技术化、工业化、全球化全方位的蓬勃发展征途之中。叛逆的青春已经耗尽了自身的力量，将波澜壮